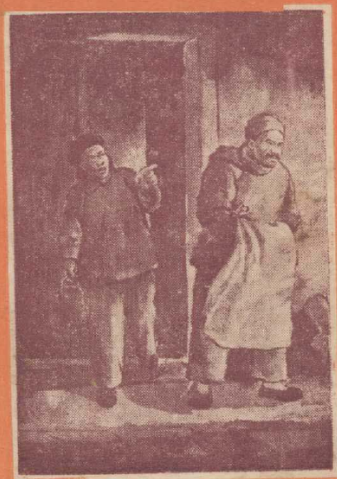


旺公夫婦

陳蕪著



旺 公 夫 婦

陳 蕪 著

湖北人民出版社

一九五四年·漢口

內容簡介

包括三個短篇。『旺公夫婦』描寫旺公和旺婆婆對參加農業生產合作社不同的看法：旺公是人老心不衰，積極熱情的巴着辦社，堅信走社會主義幸福的大道，但旺婆婆怕七家八姓的合在一起，大家協力進行生產，糟蹋了土地，因而引起家庭不睦；秋收時，旺公依靠女婿落了空，又親眼看到農業社社員們生產積累的景象，使她不能不回過頭來跟旺公重新和好，並就地入社。另外『銀香和她的娘』、『青根』兩篇，反映女勞動問題和青年幹部的成長。

旺公夫婦

陳燕著

*

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（漢口解放大道332號）

武漢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新出字第一號

新華書店武漢發行所發行

精華鑄字印刷廠印刷

*

書號：048·787×1092 $\frac{1}{2}$ 開·25%印張·38,000字

一九五四年十一月第一版

一九五四年十一月第一次印刷

印數：1—8,500

目錄

旺公夫婦（馮寶誠插畫）	一
銀香和她的娘（伍覺插畫）	四五
青根	五九
後記	七〇

旺公夫婦

第一章 入社

南方的冬天，雖然很少下雪，但北風吹得樹枝光禿禿的，老鴉靜靜地站在楓樹枝上，斑鳩呆呆的縮在竹林裏；北風穿過樹尖、屋頂、窗櫺子，發出呼呼的響聲，顯得格外清冷。

然而團沙灣的人們，却像遇到了春天一樣，心裏樂融融地——正議論着辦農業生產合作社的事呢。

旺公是個人老心不衰的人，熱火朝天地鬧着要入社，東奔西走，終日不落屋。每天晚上，旺婆婆泡給他的茶也不喝了，啣着煙桿，擺着慢八字步，不露神色地到灣裏學習去了。近來，每天都是這樣，從沒遲到過。

他們的學習才開始沒幾天，是由這灣裏的老互助組長老唐來領導的。老唐是個穩

重人，辦社又是個新事，因此，現在只是在積極分子中進行；旺公知道婆婆是個頑固腦筋，主張瞞着她建社，他想等將來生米煮成了熟飯，她自然就無可奈何了。因此他說：

『婆婆佬佬想法舊，我們也才學了兩天，一時還講不出個名堂來，何苦去討唇費舌呢！』

老唐一聽，就知道他又在講自己婆婆落後，但不管怎麼樣，難道能瞞着她去辦社嗎！老唐覺着旺公的想法不對，就緊接着說：

『瞞着不好，紙能包得住火麼？』

老唐又解釋了好多，打盡了比方，但旺公却一味的搖頭，對自己的看法很固執。

老唐對旺公當然很了解，同時也知道旺婆婆是個一時很難開竅的人。他深思了一陣說道：『老夫老妻了，你自己學了辦社的政策，回去不會動員動員她，給她講講道理麼？』旺公聽着只是搖頭。

旺婆婆的確是個靈官菩薩，有時滿能精打細算，有時却是認定死理不放。對老倌子這一向不安心在家裏坐一下，常常深夜才回，分外生氣。她一聲不響地瞧着他，

揣測着他，越覺得老倌子在自己的跟前鬼鬼祟祟的，就越急着要知道他到底搞些什麼名堂。

這幾天，她聽到一些風聲，灣上跟婆婆相好的婦人家，常來她家坐坐，提着火籃^①，納着鞋底，湊在一起便唧唧咕咕的議論起來了。

『上灣裏天天開會，曉得麼？』

『要合什麼伙！』

『豬牛畜牲要牽在一起，田土聯成片，不分你的我的。』有個婆婆瞧一瞧那納鞋底的嫂子，憂鬱地說，『說不定睷也要睷成堆，唉，沒年紀的人！……』

『哼！』那嫂子放下鞋底，生氣地說，『我屋裏的人要去睷，他就別想上我的牀！』

『往後，要根針要根綫都要向人家討啊！』

旺婆婆很少插嘴，側着耳朵在聽，不時的向牛欄邊走走，看看自己的牛，添上一把草，邊撫摸着牛邊想着，她覺得老倌子這年來變得越是不安分起來了。往日，只要

①可以提着的烤火工具。

政府號召個什麼事，他總是一味的響應；比方灣裏成立互助組，他首先就參加了，地性本是天生就的，去年他偏偏要改良什麼土壤，本來『田無三寸土』的，他們偏偏定要深耕。……當然她也知道，這樣一來田裏穀是多收了，日子也過得好了一些，有些事實不得不服他的理。但她總覺得老倌太不按規矩過日子了。今天又要搞什麼『合作社』，把田地聯成一起，那會成什麼體統呢！她越想越覺得這件事究竟太險了，嘴裏不禁低低地罵了一聲：『這老不安分的！』

她們還在你一句我一句的閒扯着，這時旺公從那邊路上來了，有個眼尖的婦女翹了翹嘴，她們便馬上改變了話端，扯旁的事去了；什麼誰的鞋底打得多密多勻，哪家的雞鴨肯下蛋，然後，一個個的都走了。

旺公回到家，婆婆却瞧也不瞧他一眼，心想：好呀，你想瞞住我不說，裝得真像！好，你瞞就瞞吧，就讓你埋在肚子裏發霉吧；就是說了，我也不去聽你的哩！你當作我是個沒主意的人！婆婆想着，沒作聲，只是重手重脚的拖過紡紗車子紡着，但是心裏有事，接二連三地斷了好幾次紗頭。

這天黃昏，吃了晚飯，婆婆收拾了碗盞，泡了一碗熱茶給旺公。旺公看了看天色，覺得不早了，馬上要開會，隨即放下茶，順口囑咐了一聲：

『門等我回來拴就是。』

婆婆不耐煩地說：『真生得賤，這麼深更半夜出去吹北風，吃凍肉！』

『到上灣裏去坐坐人家烤烤火，這麼早就待在家烤被窩火，哪裏得天亮！』旺公說罷，正準備出門，婆婆生氣地說：

『哼！坐人家，屋裏凳上生了釘！烤火，在家裏烤。』

婆婆這麼說，旺公眼看着將了軍，怕婆婆吵鬧，只好坐了下來。剛坐下，恰巧碰着老唐來邀旺公開會，這時，旺公像得了救兵似的，理直氣壯地說：

『看，你也管得太寬了，村裏有事，你發蠻留住我。』

老唐一看，心裏馬上就明白幾成了，他想：現在說穿也不好，就只得幫着旺公說道：『婆婆老人家，放心吧，不會去幹壞事的。』

這一說，旺公拖着老唐就走了。婆婆氣洶洶的趕到門邊，攤開了心中的脾氣的，說道：

『我先交代你，要是你參加什麼「合伙社」，圖新鮮飯吃，我跟你就是兩家。』她接着無可奈何地嘆了一口氣：『唉，狐狸精抓走了魂魄呵！』

晚上，人們圍着熊熊的樹兜火坐着，興高彩烈地談着建社的事情。老唐在沉思着



『我先交代你，要是你參加什麼「合伙社」，
圖新鮮飯吃，我跟你就是兩家。』

剛才旺公來開會時的情景，又連想到這幾天灣子裏的風聲，覺得是要揭開鏢鍋的時候了。開會時老唐緊鎖着眉頭說：『土地入股是從來沒見過的事，有些人意見沒一致，我們應很好的向羣衆說清楚，特別是灣裏的婦女……。』老唐的話剛落音，人們就鬧嚷嚷地議論起來。

旺公低垂着頭在尋思，約莫有幾袋煙那麼久的工夫，他才說話：

『要跟女人家去說，那才叫穿簍衣打火，惹火上身。依我看，不如瞞天過海，圖個寧靜日子。』

老唐一聽，心裏就明白了，不禁笑着說：『怕婆婆子找你分家麼？』全場

的人一聽，哄堂大笑起來。登時，旺公的臉也紅了，忙起身辯駁道：

『人家說正事你倒逗笑，現在什麼時候！跨過門坎就立春了，社裏不想做工夫麼？』

『這幾天暫不叫你着那個急，』老唐說，『我問你，事先不把交代打好，往後吵起架來，要拆社，你做得成工夫麼？』

『拆社？我會拆社？』旺公深怕人家笑他耳朶軟，一個男子漢跟着婦人家走，撐門立戶都不行。想着，忙挺身拍着胸膛說：『老唐，你也太瞧不起人了，我老旺不是三歲搭兩歲，講話不上算的人！』

人們見旺公有些生氣的樣子，都紛紛來勸解他，他低着頭不做聲了。老唐看天色不早，就對大家說：『就這樣吧，抽一兩晚上，通過各家屋裏人商量商量，後日一起來討論社章。』

散會後，人們用樹皮紮成燈球火把，點着了便紛紛回家。旺公却那麼慢吞吞地紮着樹皮，老唐上前拍了拍他的肩膀說：

『尤其要叫你婆婆來參加，聽見了麼？』

『就是怕天冷北風大，她不肯來。』旺公支支吾吾地說。

老唐知道旺公的心思，故意帶笑地說：『上下灣相連，沒百步路，來不得，坐月了——？』

旺公仍然慢吞吞地繫着火把，老唐忙給他點上火，兩人並肩走出門。路上，旺公對老唐說道：

『在團沙灣我們是老人了，我們屋隔鄰，田共壠，算得是老鄰居。從遠說，婆婆怎麼過門的你也知道；從近說，我們同在互助組打伙了兩春，我婆婆她那脾氣性情你沒摸透？她是個一頭牛也拖不轉的人，跟她說明的她會依麼？』

老唐蹙着眉頭想着，額頭上的皺紋好像更深了些。這向來，他到處奔走，夜晚也睡不安寧，旺公講的話他早就懂得，因為他在這灣子裏土生土長，農民的保守，是摸得很透的。特別是這兩年，他領頭辦互助組，他更懂得領導大伙兒的難處。可是這兩年的經驗也告訴他，不管什麼事，只要先把道理給大家說透，不怕開頭你一個主意，他一個打算，也都能把大家團結到一伙，奔一個目標。尤其這次經過縣裏學習，他清楚記得學習報告上毛主席講的：『嚴重的問題是教育農民』。他是黨員，又是個農村

幹部，這句話一輩子也要記住。他深信只要耐心的教育，只要羣衆懂得走社會主義的好處，羣衆是會擁護的。誰還不願過好日子呢！他不主張像旺公那樣去瞞着婆婆，那樣不是好辦法，反而使人們更猜疑了。因此，他低聲對旺公說：

『讓人家去說我們歸大堆，吃大鍋飯麼？你婆婆的爲人我都知道，不論怎麼說，她在互助組生活過兩年。再說，你還沒跟她說就曉得她一定不肯？』

旺公沒做聲了，老唐接着說：『明天，我倆去試試看。』

兩人沉默了，火光把路照得透亮，他們靜靜地向回家的路上走去。

第二天，大黑早，一陣吱吱啾啾的哼聲把老唐吵醒了，他駭了一跳，仔細一聽，才知道旺婆婆的氣痛病又發了。他來不及扣好棉襖上的鈕扣，就跑到山坡上邊去找花椒去了，不一會採了一把藥送到了旺公家。

旺公正默默地坐在屋簷邊，吸着菸葉。老唐把花椒交給他，說道：

『好了些麼？』

● 一種能治氣痛的藥。

『這做什麼？』

『花椒，煎了治氣痛的。』

『她這病花椒治不好的，你不曉得？跟入互助組那年一樣。』旺公低聲地說着，把一把花椒擺在一邊。

旺公這樣一提醒，老唐恍然大悟了，他想起婆婆是個心地狹窄性情急躁的人，一碰了不順心的事，一團氣就梗在心窩裏，時間長了，就得上了這個毛病。他記得前年成立互助組時，旺婆婆阻不住旺公，也會這樣發過一次病。今年，要建社了，病又來了，這分明是思想病，花椒哪治得好呢！他想起自己一時給吓慌忙了，真中了縣委常講的『下錯了藥方』那句話，想到這裏不禁笑了一笑。

婆婆子躺在牀上唉聲嘆氣喊了一陣，後來自己起牀了，走出院子，也不跟誰打招呼，像賭了氣的一樣，不時，還白眼向他們瞟一瞟。老唐曉得她有些怨自己，更怨旺公，心裏覺得好笑，却不敢笑出聲來。他想着：這樣下去是不能解決問題的，現在的局面，應該緩和一下才好。因此，當旺婆婆走去放了埕裏的雞，老唐就忙去幫她抓食；旺婆婆把擱在架上的薯藤取下時，老唐就忙去搬鋤刀和豬食盆來。老唐一邊做，還不時向旺公示意，但旺公却裝做沒見到的樣子，只顧着吸煙。

點茶時分●了，他們沒搭上腔，各人都有各人的心思，沉寂得像一場暴風雨就要到來的黃昏一樣。

鋤豬草的聲音，劈劈拍拍的響着。

婆婆一個勁地鋤着豬草，好像是想剝走她的怨氣似的，一刀比一刀更重了，老唐忍不住地說道：

『婆婆，累了吧？讓我來。』

『哼，這算累麼！要不是這樣硬苗，日子不曉得給他弄成什麼樣了。』她說得很倔強。

老唐很了解旺婆婆，知道她是個健旺的婦人，像許多婦女一樣，每天黑早，趕上北斗星沒落便燒起了灶火，要侍奉丈夫去下壠，然後，洗刷，餵豬，縫縫補補，洗衣裳……勤儉，盤盤算算；但是却像老牛車水一樣，按着劃定的圈子過日子，只求有一口吃的，穿件衣，滿足自己的一小塊田地，一頭牛，一隻豬，再不想別的了。這是一

● 湘中人的習慣，有客來時，半上午時請客人吃紅薯片、炒米等，叫做『點茶』；所以人們稱半上午爲點茶時分。

片多麼厚的樹林子蒙住了她的眼，使她的目光那麼短呵！他多麼想告訴她，世上還有像蘇聯一樣的幸福生活，而擺在我們眼前的，灣子裏要建立合作社，不正是這條路徑麼！想着，老唐就耐心的兜着圈子開導她：

『婆婆，你聽說過人家村子辦合作社的事情麼？』

『老早就聽到沒年紀的人放在口裏做歌唱了。說什麼將來用機器耕田，』婆婆淡淡地回答，『這傢伙有沒有，我也不死爭着。你想我這團沙灣的田，蝸牛大一坵，巴掌大一畝，這坵是我的，那坵是你的，想靠機器來耕田，你信麼？再說要合伙，那怎麼分出你的我的？』

『是呵！』老唐耐心地說，『我們灣上，靠花溪邊那不是塊平坵地麼？把田入股了，田地、牲口、人力按股一起分紅，多出的多分，少出的少分，大家的命根子連在一起，這坵田豐收了你有份，那坵田沒收得你也操心；要豐產，大家有力買化學肥料，要用機器大家可以想辦法。就比方去年碰了山水，工廠裏有抽水機，你說你一家子買得起麼？要去年辦了社，互助組哪會受那樣的災害。』

老唐找着了話端，接着滔滔不絕地告訴她：合作社不是『合伙社』，土地入股並不是歸大堆，集體耕種不是吃大鍋飯，合作社是把田地聯起來，靠大家的力量，共同

管理，怎樣加工、施肥、提高產量，怎樣以勞動多少爲主的去分紅……。

老唐知道婆婆是愛勞動的，因此這一條他講得特別清楚。後來又講到怎樣才能長遠的過富裕的生活；也向她解釋了，分紅以後還是自己當家，家務事還是自己料理，不會是連一針一綫都向社裏領的。

旺婆婆聽了老唐的話，並沒有說什麼，端起薯藤餵豬去了，看樣子她並沒有聽進去多少。

旺公却不是這樣想，互助組成立了幾年，家家戶戶都像扯起了風篷一樣，都過着順暢的日子。往日自己家缺牛、缺農具的日子是怎樣過的呵！現在家裏起了牛欄倉^①，茅草屋蓋上了新瓦，這不都是入了互助組的好處嗎？如今，反過頭來，自己單幹，哪能行呢！旺公獨自深遠地回想着：人們當打鳥的泥巴還沒有一片的時候，世世代代是多麼想自己能有一點土地呵！土地改革，分了田地，個個都像命根子一樣珍惜它，他還記得婆婆是怎樣把土地證用紅布一層又一層的包着。互助組是好，不過這田地的生產經營，組裏究竟還不能大家一條心，各人的心都放在自己的份上，這樣怎能

① 牛欄倉是湖南農村裏下邊養牛、上邊放糧食的小樓。